

乱炖

□ 蜀水巴人

乱炖这个菜,菜名很特别。好好一个炖菜,干嘛非得冠之以“乱”,让不明就里的人们一头雾水。可是,对于东北人而言,只要一说乱炖,几乎老少皆知,而且立马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对于另外一些不解菜名释义的人们而言,真正一尝乱炖,便觉得一个“乱”字,实实在在是冤枉了一道好菜。

细细搜寻起来,乱炖并不是东北所特有。河北、天津一带早先常吃的熬杂鱼贴饼子,实际就是亦菜亦饭的乱炖。贴在锅边儿的一溜儿贴饼子,虽然拍上去的是玉米面儿,但咕嘟咕嘟一番炖下来,玉米饼子吸饱了菜汁儿,而贴饼子外皮儿又在锅口炙得焦黄,吃起来酥脆喷香。虾米皮儿熬白菜,据说曾经是老北京上待姑奶奶的美味儿。老舍先生宴客,拿它上席,且隆重推崇,“这个好,这个好。”

比较靠南边儿的广东人,爱吃又会吃。他们的餐桌上见不见乱炖?先别抬杠,姑且看一看老广们的煲汤罐子:沙参、红枣、人参、陈皮、玉米、猪骨、老鸡、海带、莲藕……许许多多的东西,像“开会”一样聚于一罐之中,大火开,文火炖,烟气袅袅地一煲就是几个小时。老火靚汤,广东老饕们碎碎念的这一口,其实是七七八八乱炖而成的美味儿。

早年全聚德的首任老掌柜杨全仁,在北京前门外盘下干果铺子卖烤鸭。买卖

火了以后,他针对街上拉洋车的和扛大包的苦力,专卖一种杂合菜,用鸭油碎鸭架熬大白菜,菜里掺和一点儿肉星星油星星,几个大子儿一碗。这种乱炖,再配上几个火烧,稀里哗啦下肚,走得起长路,干得了重活儿,抗饿。

菜名扯上一个“乱”字,一是指型——外形上不像单炒那么规整、好看;一是指内容——荤的、素的、大的、小的、长的、短的……统统能够炖于一锅之中。查一查“乱”字的释义,其中有“混杂”之解。且拿东北乱炖来说,五花肉、大土豆、长豆角、玉米棒、胡萝卜等等,热热闹闹炖在大铁锅里,想给菜起一个“正经”名字,应该叫它什么?炖这个、炖那个?都有遗漏,都不妥,似乎唯有一个“乱”字,才够豪横,才能够招呼得面面俱到。

最有名气的乱炖,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在美国爆火,它和李鸿章有关。1896年8月,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访美,当时的《纽约晨报》以“李鸿章的大厨在华尔道夫所做的奇怪菜肴”为题,刊登了记者给命名的“李鸿章杂碎”。英文那点儿词汇远没有汉语词汇丰富多彩,李鸿章的“乱炖”食谱,就被弄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菜名。其实,作为皖人的李鸿章,只是让所带的厨子做了一碗“合肥乱炖”而已。名士张伯驹曾经对此事有过一段评论:“李鸿章杂烩一菜,驰名国外。凡

在欧美中国餐馆,莫不有此菜。而外人就餐者,亦必食此一菜。菜,凡合肥土族,皆能制。其法:用鸡蛋皮丝、鸡丝、海参丝、海带丝、洋粉、黄花菜、木耳、鱼丸子(切半)合于一碗,以鸡汤口蘑蒸之。”从头看至尾,“合肥”杂烩食材众多,烩于一碗,称作乱炖,实无不妥。

大馆子里有没有乱炖?当然有!北京的砂锅居做猪肉菜比较有名,在早是旗人的最爱。砂锅白肉是它的招牌菜,进店客人没有不点的。其中有一道炖吊子,猪肠、心肺肚儿,再加上冻豆腐,搁进砂锅里,不紧不慢地炖起来。吃的时候,加姜丝、胡椒粉。大冬天,有这么一份“锅子菜”,热乎暖身,多下两碗饭不成问题。

作为北方的旅游城市,大同照样缺不了乱炖。土豆、倭瓜、玉米,肥三瘦七猪五花“开道”,炆锅慢火炖起来,肉酥菜绵,待客拿得出手,自吃暖心暖胃。看了这份“乱炖”的内容,恐怕有人会“挑理儿”——嗯,白菜呢、豆腐呢、粉条呢、豆角呢……哎呀呀,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林林总总说到底,怎一个“乱”字了得!



怀念诗人钟声扬

□ 端阳生

公元2009年岁尾,华北大地被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覆盖,“北国诗魂”钟声扬同志逝世。斯人已去十余载,其音容、其诗文却常在笔者心中浮现。

钟声扬,山西灵丘人,山西大学毕业后,分配到广灵县工作。1974年深秋,正在工地上和农民一起兴修水利的他,无意中看到一张纸质已经发黄的《雁北报》,报纸上刊登了一作者用240行短句报道了平鲁县三层洞引水工地上,唱出了颂扬抗日女英雄李林的歌声,激发了他用诗歌形式书写李林英雄事迹的想法。之后的几年里,他用10章600节、每节8行字的押韵诗文,完成了长篇诗体小说《月魂》。钟声扬的名字由此出现在洪涛山巅、桑干河畔,出现在福州、厦门,出现在东南亚各地,出现在前苏联和东欧六国。

钟声扬生前曾对朋友说:他的人生轨迹从此拐了一个弯,从公社干部拐到诗歌创作,从东雁北拐到了西雁北。工作调动后,他担任了朔州建市后的第一任文联主席、党组书记,担任了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、山西省散文诗学会主席,创办了朔

州市第一份文学刊物《朔风》,主办了中国散文诗学会朔州年会,有力地推动了朔州市文学事业的发展和文艺人才的成长。1993年,他当选为朔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继续倾力推动文学发展,为朔州改革和建设加油助力。退休后,他担任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,主持编撰出版《朔州通史》《朔州民间文化》《朔州古诗选》等典籍,为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传承作出了突出贡献。2009年9月,他被授予朔州“建市20年杰出人物”。夙兴夜寐,积劳成疾,钟声扬同志于2009年11月10日病逝于朔州。朔州市各界代表悲悼“北国诗魂”,漫天大雪为他送行。

钟声扬长期坚持业余写作,在长诗和散文诗创作方面成就斐然、建树超群。主要作品有:现代格律体长诗“灵魂三部曲”《月魂》《花魂》《国魂》;长篇散文诗小说“爱情三部曲”《初潮》《晚风》《细雨》;长篇情节系列散文诗《梦影》;自由体抒情短诗集《少年小夜曲》;时政体短诗集《浪漫春秋谣》;哲理散文诗《星谱》;散文诗理论《散文诗论稿》等。他的作品

思想深邃、清新质朴、刚健有力,被延安时期的著名诗人艾青誉为“诗坛才子”“北国诗魂”。当代另一著名诗人贺敬之,高度评价其代表作“灵魂三部曲”是“灵魂的钟声”“民族之魂,人民之魂,共产党人之魂”。

钟声扬同志一生都在“为时代和人民放歌”,并躬身实践“以文弘业、以文培元,以文立心、以文铸魂”,在朔州大地产生了重大的文化影响力。

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国文联十一大、中国作协十大号召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,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。朔州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,历史文化悠久,地域特色鲜明。既有古代名将尉迟恭、张辽等地方名片,又有李林、王零余(王老虎)、王尚志、林龙(林妈妈)、蒙蔚等革命先烈的红色血脉,还有当代誉满全国的文化名人钟声扬,是一个武胜文强的城市。可惜,那面洪亮的大钟已经远去……

欣逢盛世,他那荡气回肠的声音,一定还在时代的天空中飘扬。

雨水时节

□ 古月秋心

东风解冻。觉悟的残雪
流淌出感恩之泪
瘦柳垂钓溪流的体温
鸿雁用北迁的传书
为季节的封面盖上邮戳
不染悲欢。山水调好琴弦
草木举起嫩绿的请柬

打探春耕的消息,雨水泗渡
大地体内的水分和温暖
濡湿的讯息里
麦苗卖萌,桃李含笑
鸟儿用清唱说出心中的爱
二月姹紫嫣红
奏响春天的乐章

雨润,风软,春将至



□ 管淑平

雨水节气,总给人一种亲近的低调之感,低调中又蕴含着一种伟大和无私。仿佛,只是望见毛毛细雨淅淅沥沥地下着;仿佛,只是听见清脆的雨声,滴滴答答,松松散散地淋在树叶、花草的身上,就连它落在泥土的痕迹也透着一种美感。

在二十四节气中,有关雨水的文献记载并不是很多,以至于让人觉得雨水节气像是一个轻飘飘的梦一样,如雾似纱。也许,是因为古人所选取的节令意象实在太过平常,竟让我差点忽略了它的存在。然而,平常的东西,总是弥足珍贵的,有时就是维系一种关系的重要条件,就如同我们时时刻刻要呼吸,我们累了要休息、渴了要喝水,而雨露的伟大正好在于此。

据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记载:“正月中,天一生水。春始属木,然生木者必水也,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,则散而为雨矣。”可见,“水”和“木”是春天来临的一种意象和标志。其实,它们并不仅仅是自然界中一种简单的物象,还是古人智慧思想的体现。按照“五行”学说所讲,“水”与“木”是一种相生关系。没有水,草木就很难破土发芽生长;没有草木的返青和丰茂,那么春天也就大大失色,不能称之为春天了。冬尽,春来,夏往,秋续,无不显示着时间和生命的轮回,而我们从古人干练、深邃的哲学思想中感受到一种力量和启迪,足以慰藉我们渺小的生命。

雨水节气的雨,是带着一种希望的雨。在南方,每到雨水节气,一般是可以见到一两场绵绵小雨的。而在北方,从立春到雨水,还需要承受冬日之寒,下雨似乎成为了一种期待。然而,对于油菜、冬小麦等农作物的生长,适宜的降水就显得特别重要。倘若,这时有一场及时雨,那么麦苗青青的春天也就成了一种能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幸福。

“雨水到来地解冻,化一层来耙一层。”春节已过,淳朴的农人不敢一门心思沉浸在欢乐的节日里,选种、春耕翻地,浇返青水、施肥等春播春种工作需紧张有序地进行开来。同时,雨水节气,天气时寒时暖,还需要精心春管,防止冻害发生,于是就有了“雨水节,种田老汉不能歇”的说法。

雨水时节是万物生发的季节,也是调养脾胃的最好时机,吃一些诸如鲫鱼、胡萝卜、山药、小米之类的食物,以达到健脾化湿的目的。又因为“春困秋乏”,要做到“早睡早起,广步于庭”,坚持体育锻炼,促进大脑供氧。同时,针对气温骤然下降形成的“倒春寒”现象,要注意保暖,以免感冒。

因为雨水的润泽,二月的每个日子都饱满了起来。若说立春叩响了春的扉扉,雨水则打开了春之大门,相信等不了多久,一个风情万种的春天就要向我们走来了。

